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七

餘姚翁元圻載書

公羊

元圻案閻氏曰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

道不計功二言

案此董子對膠西王語見漢書本傳繁露作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得夫

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

攷公羊氏之傳所謂織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

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

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

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

五行志最多亦不甚詳至何休則愈妄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瑯琊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

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 太史公史記自叙余聞之董生
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殿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
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
廢王道之大者也 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註夫子素按圖錄
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其出何者麟者水精薪采者庶人
燃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
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疏
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又註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
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慧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
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著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述之狀孔子仰
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攝亂之法
以授之疏云演孔圖文也又第一卷隱公第一下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
爲受命王然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
而然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尚孝經屬參
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
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春秋藉位于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
稱王周王之號不進稱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不順言乎 書錄解題三謂公
羊訓詁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然周王魯幾周文從殷價之類公羊皆無
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疏又曰何氏作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
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執者公輸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衆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區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殺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齊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鬯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後漢書鄭元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傳守左氏齊有穀梁廢疾康成乃發梁守鉞齊有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望操我戈以伐我乎 蘇東坡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資於公羊之學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紛紛也既曰據百十二國實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 呂大圭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 晉書王接傳接嘗謂何休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公羊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按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同傳其子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居於竹屑何休之注亦同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九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

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公羊子曰
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齊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著高名蓋
未審也後漢書儒林傳下何休字邵公任汝潁人也休爲人質朴諷而
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著春秋左傳
通作公羊解詁

筆談

全云沈括作

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卽位

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
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
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
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
惠公立綱目前編從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
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
以始於隱公也

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
年魯惠公方卽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

之論紛然入春秋開卷第一義也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者唐書啖助傳助字叔佐爲春秋集傳復攝其綱條爲例統經義考一百七十六載趙氏匡春秋開微其類義統十卷章撰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第四七逸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勾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顧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元圻案漢書僑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職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判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忠於衛太子昔衛蒯贈遠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 公羊傳定公二年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繩以曼姑之義爲固可
以拒之也 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
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
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齊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講求和親海內欣然未
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
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
大其不伐齊也 又馮奉世傳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
攻却南道與敵血畔漢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必危西域遂以節
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
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顧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
賞 公羊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大夫無
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 漢書嚴助傳助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
之盛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問者缺焉久不問問具以春秋對母以
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 公羊傳僖二十
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註不能事母罪大
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左氏載曹劌問戰

莊十

諫觀社

莊二十

藹然儒者之言公

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

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原注殺梁柯盟曹劇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卽劇

也 問按處六以目索隱云沫宜音刺沫刺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

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元圻案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

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屢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荆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荆軻至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王發圖閱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莊四年

漢武用此義伐

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

閏按

高宗紹興八年 謹議 魏光履 叙次

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元所案莊公四年紀侯夫去其嗣公羊傳

曰為齊襄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何賢爾遠祖也齊襄公意於周紀侯謂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漢書匈奴傳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種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背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周禮調人疏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讐者周禮說復讐可蓋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蓋五世得復之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

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

大有功於聖經

元所案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兩秋也秋則何以不書葬春秋

君弑賦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賦云云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傳公曷為與徵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讐此二條皆有感於高宗之忘讐也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紘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元圻案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兩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冢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范甯殺梁傳序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董卓廢漢靈帝爲宏農正司馬師廢魏主芳爲齊王孫綝廢吳主亮爲會稽王桓溫廢晉帝奕爲東海王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邱其心盈亦甚矣穀梁

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

何云盛桓公正所以夷五伯也

○元圻案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矜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穀梁傳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其邱之會陳牲而不發讀書加于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羶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切使婦人與國事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

以仲孫何忌爲讖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

漢之士猶無二一名者

閻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

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尙沿王莽之禁寥寥耳○元圻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易爲再言豹始諸侯也易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劉氏春秋權衡十二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子衛此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雖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邲傳此仲孫何忌也易爲謂之仲孫忌讖二名二名非禮也註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表臣子之敬不過下也漢書何奴傳恭奏上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禮記曲禮正義引詩慎異義公羊說讖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

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姜氏譏以姜爲妻也董仲舒謂

成風先儒以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

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

臣無一江彪乎

元圻案傳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焉爲貶譏以姜爲妻也其言以姜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

先至者也

宋張洽春秋集註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姜之辭也

劉向以爲成風而吹趙皆從之范甯謂欲尊其母實於其母此言得春秋之

旨晉書禮志中興寧元年袁帝詔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

應在總服詔欲降恭彰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經麻三月

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在繁露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攷志曰魯公二十年

五月丙寅火穀梁曰爲愍公宮也呂諲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曰爲

燕公立妾母爲夫人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界而親者將害宗廟

之正禮董仲舒曰爲燕娶於楚而齊媵之魯公使立曰爲夫人西宮者小禮

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

而以夫人爲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范甯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厚齋先生

以此說屬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攷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注云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

年定完

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

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

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上又云宋仲幾不受功

年定完

襄字當從漢志作衰

音初爲反

與左氏合

方棟山云公羊釋文云襄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此卽漢志之說然不衰城顏費解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

開按見隱五年○案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

來之也註登譏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化我

按桓六年行過無禮謂之化則

我字非齊語○傳曰曷爲謂之定來沒之也曷爲慢之化我

樵之

按見桓七年○

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化我字亦見哀六年傳樵之

漱浣

按見莊三十一年○經築臺于郎傳曰何以書

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齊人語也誠何讓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

筍將

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筍曰筍不與下將字連○傳曰筍物而

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

歸之符將而來也註符者竹篋一名

踊爲

按魯十年踊豫也不與下爲字

編與齊魯以此名之曰符將送也

詐戰

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傳

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

詐戰

曰詐戰不曰此何以日盡也註揚不言敗績

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往黨

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夕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

往殆

按僖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方橫山云詐戰卽乍戰

往殆

按僖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脊至得與晉侯

往殆

按僖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註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

往殆

按僖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

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傳曰莒將滅之故

于諸

按見桓六年○傳曰

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歸于晉齊人語

于諸

按見桓五年○經正

諸其家註于諸

累

按見桓二年○傳曰及者何累

真也齊人語

累

按見桓五年○經正

卒傳曰曷爲以二日卒之愆也

如

按見隱元年○傳曰毋欲立之已殺之

釋文故呼述反狂也齊人語

如

按見隱元年○傳曰毋欲立之已殺之

助 按見隱二年○傳曰始滅助於此乎註助適也齊人語疏胡

楛

按見成

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楛

按見成

傳曰踊于楛而闕客註凡無高

脰

按見莊十二年○傳曰萬怒搏

下有絕加躡板曰楛齊人語

脰

按見莊十二年○傳曰萬怒搏

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趙楚曰媒

按見媒氏○地官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

合異類使之和成者今齊人名趙楚曰媒

疾爲戚

按見考工記○考工

注也註齊人有名疾爲厥者

糜爲瘴

按見醫書○考工記瘴爲瘴山物也齊人謂糜爲瘴

漚曰

漚

按見禮氏○考工記漚氏漚絲以澆水漚其絲註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漚

椎爲終葵

按玉人當作終葵爲椎○考工

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杆上明無所屈也疏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

手足

擊爲骸

按見弓人○考工記弓人今夫艾解中有發焉故校註艾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骸之骸疏時齊人有名手足節擊問爲艾取

弓限與簫角相接名艾也

全菹爲芋

按見士喪禮○儀禮士喪禮其實葵菹芋解醢註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疏云周禮醢

人註云細切爲菹全物若糜爲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

切乃爲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

祭爲墮

按見士虞禮○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註下祭曰墮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

謂祭爲墮

題肩爲擊征

按見月令○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註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

滑曰漚

按見內則○內則菹薑粉榆兔菹漚漚以滑之註秦人漚曰漚齊人滑曰漚也

相絞許爲掉磬

按見內則○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許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爲掉磬也

無髮爲禿楊

按見明堂位○明堂位夏后氏以楊豆註楊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楊

糠爲相

按見樂記○樂記弦索笙簧會守拊鼓註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絳縹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或謂棟爲相疏云相仰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

殷聲如衣

按見中庸○中庸堂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註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謂與

祈之言是

按見緇衣○緇衣夏日雷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怨日怨註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

通哉問按王氏引何休註爲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

昭二十

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爲摩步

之涉齊語又云齊人命酒曰條

問謂豈爲蠲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盧人云齊人謂芥何柄爲

俛士冠禮云齊人名備爲秣給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莒者禮

弓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陸內則云齊人

呼佩巾爲紛又云紀葛之間名諸爲監又云東海鮫魚有首名乙在目旁樂

記云齊語稱裂爲維維記云齊人呼卷爲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索爲絨繩

緇衣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元圻案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

遷怒齊人語也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莊二十

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

夫人不使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註使疾也齊人語夫人穉而不肯疾

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爲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

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諸伐長言之齊人語也又傳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宜八年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註廢道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十八年傳壇雒註掃地而祭曰壇今齊俗名之云爾昭二十一年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語者然註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云羊于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周禮春官司會集齊獻酌凡酒酌酌註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脩讀如濼濯之濼濼酌以水和而涉今齊人命浩酒曰濼夏官司師射則充撰質註杜子春讀撰爲齊人言鉄棍之撰撰實所射者習射處秋官嬭氏掌去龍應註齊魯之間謂龍爲銅考工記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於馬終古登地也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虜人句兵檠註檠讀爲鼓聲之聲齊人謂柯斧柄爲檠則檠附也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給註韎給組韎也士纁韎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韋爲韎給聘禮四秉曰筥註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管稽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曰筥者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諸助也禮器君子祭祀不祈不麾筥註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爲快也齊人所善曰麾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輓註紛輓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又或以醢爲醢黍醢漿水醢醢清白羞糗餈粉醢註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稌之則盪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盪又魚去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鮑魚有骨名乙在日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樂記卵生者不殖註殖裂也今齊人語有殖者雜記委武元縞而后楚註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疏云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喪大記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註今

齊人謂棺索爲椁繩成或爲椁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

宜於此焉變矣

案春秋繁露玉杯篇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

也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

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旣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

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

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

原注預但知春秋衰

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元圻案范甯穀梁傳叙左氏以次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杜預議服見晉書禮志通鑑晉武紀奉始九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達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利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議云云又曰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葬王帛之謂表豈衰麻之謂乎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穀梁

元圻案閻氏曰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

晉范

孝經序襲其語

元圻案唐明皇帝孝經序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窮其繁

燕而撮其樞要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士勛疏稱穀梁子名做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

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

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

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

州曰中土。問按鑿形則少室大室在冀州。秦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集證曰

知錄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育子。有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鄭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元圻案中土之稱冀州。猶今之稱京師為長安。京尹為京兆尹也。但祇可用之於辭章耳。釋

文云鄭木京兆鄭縣為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為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廩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目鄭。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

自殺之戰始。倍三十三年止齋。陳氏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

自自殺之戰始。倍三十三年止齋。陳氏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

滅庸以後秦爲楚役

問按僖二十五年秦因楚申公闕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殺之故使闕克歸楚求成此秦楚

修好之始事也○元圻案陳止齋春秋後傳五傳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傳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殺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此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會不十年晉遂不說而楚霸是故外會師而不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晉不說而楚霸秦亦與有力焉耳 文公十六年經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

案成五年傳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取輦者之言而

行之非已之功 余友王汾原煦曰無績無後也尔正云績繼也後伯尊于州黎韓楚州翠孫孫齊吳是其證

董公遮說漢

王註已見前

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

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何云李文饒平澤路頗採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于黃州 全云高宗航海劉

相如力勸張浚迎敵蓋董公之亞而其後相如亦甚遜○元圻案漢書周亞夫傳東擊吳楚至滿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閭人於殿電扼廕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詰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

案范育註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隱信以爲所非氏

所謂

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

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

後漢有

所輔

原注獨行劉茂傳

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

後漢

劉茂傳

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

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

此孫覺尊王發微之說呂氏集解襄陵許

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尙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

則俠之氏爲所

非也

集證史游急就篇所不僕師古注云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主伐木遂以爲氏又通志氏族略亦云所者伐木聲本虞衡主伐

木之官開聲以爲氏○元圻案宋有所淑熙寧間人期虎臣紹吳郡文粹載所淑常興縣新建顧民舍記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

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

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

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

記

案以上皆義三十一
年左傳正義文

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

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

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開案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
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已酉卒生左

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
歷法近黃太冲以歷上推降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
與羅泌路史臆合余亦推以歷款爲定論○元圻案南史隱逸傳臧榮緒東
莞百人也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恃愛五經謂
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誠能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
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拔褐先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喧歸贈

何云監元年

侯國不共貢職

而使石尙歸賑

何云定十四年

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

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尙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

元圻案劉氏徵春秋榘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穀梁曰尙
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不知石尙欲書孔子之春

秋平魯國之春秋平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

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全云六朝清言成俗甯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真儒也 集證苑公武曰三

傳之學蓋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

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

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

或失之傳元年公了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牟夷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

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關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縉子遇于防傅

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

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弑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

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

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元

析案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

徵聖經而詰衆傳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

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元圻案襄二十一年傳大侵之禮

食不兼味素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起馬不秣師氏強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懸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正義曰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馳道不除者曲禮註云為妨民取說食也穀梁傳亦云道不除言祭祀不用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宰今減損之也穀梁云君食不兼味昭八年傳因蒐狩以費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爾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槩流旁掘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踏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小雅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合其中襍纒旃以為門裘纒質以為槩開容掘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正義曰穀梁傳曰艾爾以為防以葛覆質以為槩與此不同毛傳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膳而射之達于右膳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膳達于右謂為下殺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其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參見歷五年

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

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章帝建初四年是伏詔諸儒會曰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四庫全書總目于部雜家類二白虎通義四卷府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志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今本僅分四卷朱翌猗覽察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則轉輟傳寫或亦有所服佚近陽湖董氏有白虎通關文

某或作人出穀梁注鄧公地

集說老學庵筆記今人書某爲公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

桓二年祭侯鄭伯會于鄧范甯註云鄧公地陸氏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公地本又作某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假

河云小顏藝文志注云名喜

秦孝公

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

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原注漢書但云魯學問按名赤見風俗通名

假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直補入 集說晁氏志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廉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假字元始皆未詳也又按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實是穀梁子有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說最先後人多從之

論語

元切亥鄭晁老曰論語一萬三千七百字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

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也

秦韋豫章先生集二程語錄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

曰柳子名宗

元著論語辨
二篇其上篇

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

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此避而還則固

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

公采雜說之謬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若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祖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商聖年長無子孔

子曰無憂聖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
以知之有者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宋子京

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

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

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

趙岐孟子注謂有若之貌似孔子此
三子者愚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

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
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

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

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

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
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
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
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
矣荀子解故云有子惡臥而燂掌可以見其苦學曰
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微虎欲
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
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
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
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
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弟子稱其彊識

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閒矣曰學者學有子
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
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
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
自有子弟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
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
子黷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

也唯論語所載爲是

闕按當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

齊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

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閏居頴川與其孫籛等講論語因取賦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書錄解題別集頴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按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春秋

文二

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

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

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何晏集解

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元所案魏何晏論語集解叙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

篇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爲張侯論爲世所貴荀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梁皇侃義疏曰荀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苞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皇侃疏曰鄭論水云問主也○集證按公羊文二年傳康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又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之說不爲無據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

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理宅皆居也

集證

後漢張衡傳注
文選注並同

石林

案經義考載此條石林
下有論語釋言四字

云以擇爲宅則里

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

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云

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全云致堂說未穩○元圻案何
晏集解引康成曰里者民之所

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

劉敞七經小傳曰里猶居也言人爲身謀
居誰居於仁爲美

書錄解題論語釋言十卷葉夢得少藎撰致堂論語詳
說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寅明仲撰文定之子也

九經古義按釋名宅
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
云揀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

善說

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

元圻

案何晏集解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檀順孫纂疏或
問三歸之爲者曰說苑謂晉仲築三歸之室而韓非亦曰桓公使晉仲有
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晉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謂九女
如諸侯之制也且禮室者安知不以志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倍主失
禮與家門反居同科矣今天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奢觀之儉而未至
於倍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

全云餘姚楊湖先生
孫應時象山弟子

謂舉

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
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原注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問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言錯
四凶引證合集注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
於困學紀聞○元坊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楊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
宋孫應時撰應時字季和自號獨湖居士餘姚人登淳熙乙未進士知常熟
縣移判邵武軍考楊簡作應時廣志及張漢會稽續志均稱其紹熙初嘗應
蜀帥邱富辟預料吳賊逆謀其言果驗

王景文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
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
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
乎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元圻案王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
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著雪山集王阮序其集曰聽其論古
如讀鄭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永樂
大典錄出分爲十六卷而此條所引不載集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
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元圻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
空置而樂在其中矣「曰屢猶每也空
猶虛中也未子集註取其前說

申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

家語云申續字周以上論語
釋文之文今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以棠爲黨

家語弟子
解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

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

見宋洪迺隸續

亦以棖爲棠則申棠

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

伯

案通鑑唐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註祗載申黨而不及申棖

本朝祥符

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

明薛應旂宋元通鑑宋真宗紀祥符二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

顏回爲充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文臣爲贊

俱列從祀黨卽棠也一

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

索

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

今本史記作棠

今所傳禮殿圖有

申黨無申棖

閩按至明嘉靖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宋行申棠元板作中堂集證錄續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

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注魯論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家語申續子周史記申棠字周此碑所用有自來矣又按棖與堂通詩子之昌分傳於子堂分

箋云堂當爲棖堂又與棠通魯峻碑棠忠惠令德孔熒爇作棠堂元圻宋明世宗時從張總之議始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并罷弟子公侯伯爵稱

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申棖申黨存棖去黨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

案見戰國策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橐

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

康注人項橐也

見漢書董仲舒傳

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

案證蓋千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立文曰才亞后橐當爲師楷洪氏曰趙廣漢傳仿箭之語者項后橐偏旁相類詎有項音故借后爲詎又借詎爲項也淮南修務訓論術實知篇皆作項託新序雜事五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以項橐爲秦人皮日休文獻雜警云無項託

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

元圻案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嵇康高士傳孔子問

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

案見何晏集解

太史摯適齊

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

案解太師摯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版樂師也摯于其名也魯哀

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

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八人註師古曰八人皆紂時奔

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

瞽抱其器而特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董仲舒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地氏之說蓋本於此

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

人於紂時吳斗南

全云朱子弟子

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

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

摯八人之後

八人在紂時列上下二人武王時列上中

誤合兩事爲一

吳說見兩表刊誤補遺第

四卷樂師條

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

則師摯厲王時

人也諸說不同橫渠

正

從孔安國注

何云洋洋益耳蓋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

當以孔注爲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

人篇

集證按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

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案禮記曾子問鄭

註老聃古詩考者之微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

何晏論語集解包曰老彭彭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曰老彭即莊子所謂

彭祖也李云名錄左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發名鏗

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發音翁一云即老子也王弼云老

是老聃彭足彭祖陸德明論語釋文包云老彭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

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聃彭彭祖大戴記虞夏德篇昔商老彭及仲虺

朱子論語集註龜山答胡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

從包氏大戴禮龜山答胡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

可也朱文公答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

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

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天瑞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

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

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讀史管曰仲

尼問禮或以證舊聞

案本文問字下尙有或以析疑似五字

或以

以字下有絕老子兩字

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

以爲師也

集注揚升菴升菴總錄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

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元圻案呂氏希哲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猶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

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原注鹿邑屬亳縣 閩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集語鹿邑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不合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

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

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

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元圻案梁皇侃義疏川流迅邁未嘗停止與朱子此說合

宋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事遂具宋史爾林傳著楚辭補註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

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悉旨乃鑿括舊編定爲此本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周密齊東野語

記紹熙內諫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此條四胡熾拾遺錄襲爲己說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

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

比而不周

元圻案史記孫臏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

使者竊鼓與之齊齊田忌進孫子於威王遂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孫子度其行林常至馬陵伏兵驅涓果至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到張儀列傳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

自以不及張儀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韓非列傳刑名法術之學與李

斯俱事苟雍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

遺非藥使自殺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未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
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

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全云董公一言遂興漢李劭一言幾亡唐○元

圻案三國志蜀諸葛亮傳先主語亮凡三往乃見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
挾天子以合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屬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河東南溥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共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閭閻弱民殷國富而
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討荆州
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單食盡粟以迎
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晉書賈充傳侍中任芝進說
請充鎮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爲失職深街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石依饒于

夕陽亭荀勗私馬充以憂告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雷矣 邵子西晉吟禍在夕陽亭一語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

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元圻案舊唐書太宗紀高祖武德四年太宗掄

寶建德王世充降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杜如晦等十有

八人為學士與之討論經義 唐書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

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

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韓元敬蓋文達蘇勣並以本官為學士天下慕向謂

之登瀛洲又姦臣傳許敬宗高宗精立我取儼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搆帝私

即妄言曰田舍子膽樓下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

可何哉帝意遂定 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充淮西宣

慰虛置使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

兼御史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又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

後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為彰義軍觀察判官 唐書李宗閔傳宗閔性

機警始有當世名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李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

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大敗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

君以忠東澗 開按東澗湯漢號 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

失本義矣

元圻案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有云未財

尹氏之說朱子集注取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需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

以不忠也哉 皇侃論語義疏曰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尹氏之說蓋本此 湯京洞名漢字伯紀安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諡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元圻案程氏遺

書謂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伸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緇也側基反而釋文

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

士冠禮

疏古緇紵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紵帛之

紵多誤爲純周禮

地官

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

爲聲

原注釋文純則基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絳帛釋文云絳音緇依字糸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統又丰詩箋云主妻紉衣儀純衣

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絳也取說文集證說文糸部純字下云絳也从糸屯聲論語今也純儉常倫切祭統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糸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糸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意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經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徐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絳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絳也○元圻案釋文純順倫反絳也鄭作側基反黑緇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氏注一入曰緌

案見何晏集解

石林云考

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緌在纁緇之

間爾雅一入爲緌

釋器文今禮檀弓本入作染

禮檀弓練衣黃裏緌緣

儀禮

製服練冠麻衣襍緣蓋孔氏誤以緌爲緌則緌不可

爲近喪服

以上蓋葉夢得論語釋言之文

集註謂緌絳色以飾練服亦

用孔注

原注正義曰一入爲緌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緌飾衣似讀

之絳也再染謂之緌註淺赤三染謂之纁註纁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方爲緌鄭註云染絳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緌是不得爲近喪服也

孔註云一入爲教皇侃疏云教者淺釋色夫三染爲纏纏是釋色凡入爲
微則近於纏不得謂之淺釋色矣孔註又云教者三年練以緇飾衣今釋曰
及喪服皆曰纏緣而不曰緇緣是孔註誤以纏爲緇故厚齋以石林爲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

見纂

大學衍義謂三綱

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
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尙
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

亦起於西漢之末

元所案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
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

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 漢書谷永傳永
字子雲長安人也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
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云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 漢書揚雄
傳雄曰爲經漢大於易故作太元永次五三綱得乎中極天永厥福范望注
五爲君位君臣父子夫婦道正則三綱得綱舉則得其正故爲中極極得其
中故天長其福也 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
妻綱與白虎通同

太平御覽

八百四十九

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

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

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

原注與太極圖說同

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

○元圻案日進故動包成語俱見集解今本皇侃義疏作自進故動疏云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邪疏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

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

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

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

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

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

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

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案宣十二年左傳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朱次

之次第正義曰今頌篇次頌第八賚第九也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

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

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

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方棣山云此解

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夫子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為得所意上文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人下則無樂樂不

耐無形而不為道不討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

足衆而不流使其文足誦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以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

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元斯案皇侃疏曰孔子

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

各得其所以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齊魯詩百

林樸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宋史藝文志詩經論語釋言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為擇及此條於後豈其說之

蘧存者歟

呂氏春秋

仲春紀
當於驚蟄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

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

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

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

原注致
堂曰直

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何云屬者字於下則呂覽未
始以爲人姓名致堂自誤也余云葉讀以直躬爲人名未必不固呂覽而
誤何氏亦攷之未審集證淮南子池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
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案以直躬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論語釋
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

馳文塗此上御也

太平御覽入
十一引之

謂五臣九臣

元圻案何晏集
解叙近故司空

陳羣太常王肅博上周生烈皆爲之義說而疏周生烈敬煌人七錄云字文
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集說按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自序云張角敗後
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禮記云又按抱朴子
云舜駕五龍漢致六駟柳熾帛表齊文云五刃不孺於武庫九駁伏轅於文
塗皆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

博奕之日問道問見深矣

此文子符
言篇文

可以發明無所

用心之戒

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
照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集說吳志韋曜傳時蔡邕亦在東

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驪論之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
不過方野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尙嬰設木
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晉書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
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誅博之
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

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

不如

何云採又云夏侯淵虎步關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元折案後漢書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操嘗感其知

已經過元慕輒懷險故祭奠自爲文曰操自幼年逮升堂室特呂頑質見納君子培榮益觀皆由類是猶仲尼稱不知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九經右義十六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耀文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虛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

包氏見集解

其說本董仲

舒春秋繁露

原注記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與周國○案注語節取繁露郊祭篇文

周書武

寤篇

閻案當作和寤解

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

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

韋昭註引

以仲舒興周

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

閻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而官忽振鹿崇之財爲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遂

九鼎即伯達君夷有若南宮迺伯迺迺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

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郟城氏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載八士更多三乳

集語邦疏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宜王陶潛羣輔錄云周入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在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

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

原注致堂取蘇

說而不辨其誤 問按穆伯卽公孫放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穀公孫放次子叔服所謂穆也收子者至惠伯爲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集證魯有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叔爲從祖昆弟一子那惠伯名椒孟獻子之孫於惠叔爲從曾孫○元折案陳氏書錄東坡論語傳十卷文獻通考作論語解 四庫全書不著錄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

原注孔

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

孔子

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 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

爲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楊
偉注苟不以子弓爲朱張○元折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苟卿以此
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見何

晏集

解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見左傳

四

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

邢

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

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

少陽篇未詳何書

原注漢宗問陳彭年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

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道山清話少陽篇漢隋唐志不著錄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

爲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尙誰爲之節惠

哉

禮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垂惠

名之存于行也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元圻案論語不念舊惡章鳥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
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又姓魯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
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堯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
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為證又云姓墨台叔齊名致皆不與那疏同那疏
蓋據陸氏釋文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案隱
曰其傳蓋韓詩列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
封云云其文略與皇侃疏同 元陶宗儀讀耕錄載吾衍問始錄云孤竹君
姓墨首肩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夷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
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謚矣 釋家考胡氏寅論語詳說未見

沮溺荷蓑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

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

鶴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視問本作取世俗徇利亡恥養

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

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

有感於當時之爲孔光馮道者○元圻案趙願孫論語纂疏引三山黃氏粹
曰核與沮溺丈人此四人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

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
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
眞不啻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
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
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使其私亦借四子而誣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
多見其不知量也厚齋之說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拚雉得而復釋之

集註春秋紀審已篇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天物

放復蓋因子路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劉

兩說其字當爲拱執之義

元圻案邢疏以其爲供具晁氏說之依石經喚作隻謂雞鳴劉氏勉之依

爾雅喚作吳古問反謂張兩翅則其字當爲拱執之義朱子疑此章有闕文故兼採其說而未決所從張兩軒從邢說蔡氏集說節謂其拱手也喚疑作漢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經於改經故闕之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

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元圻案陳氏書錄謝氏論語解

十卷上蔡謝氏佐學道撰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陸務觀

瑛呂靖門銘

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

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

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

原注五峯謂此說是

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圻案馬融說見何晏集解陳氏舊錄四五峯論語指南一卷暨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宏文定之季子也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

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

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

原注用案記區萌字音勾

朱

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案證玉海四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刑部

耶兼侍講黃祖舜遜論語解義○元圻案五峯語見五峯集卷五論語指南評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

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會子之言

爲孔子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減也

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顏師古東平思王傳注引小道可觀亦以爲孔子語

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記室貞觀

初封曲阜縣男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邵博聞見後錄七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皆引用之誤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

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全云東方朔上奏牘云以下莊子爲衛尉

集證新序義勇篇卞莊子好勇養母嚴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見魯

將軍曰昔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

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史記

伯夷傳

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

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

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

舜都也余嘗攷之曾予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

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

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

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元坑案王貢兩龔鮑傳注師古曰馬融云

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隴陽東北阮籍咏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通內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合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爲近是也石曼卿首陽詩云遼國同來訪聖謨適逢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充身安是鐵清環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孤自註云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其山在蒲蒲乃舜都也大戴虛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今本濟澮作溝澮案下有河濟之文則上不應復出濟澮蓋王氏所見本誤余同年丁小山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

之歐陽公石曼卿集表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家於宋州之宋城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行非常之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奇氣陳氏書錄二十載石曼卿歌詩集一卷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

爲學之有本荀子

成和篇

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

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

物之學

何云錯會卻格字

全云以此證格物亦隔一層○元圻案董子山川頌謂水似力似持平似察似智似知命似善化似勇似

武似有德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

見朱子語錄

絮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

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元圻案魏鶴山作呂成公讀詩記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旨成公於夫子一言蓋承以終身矣朱袁變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絮齋其自號也受業於陸象山之門歷進士第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諡正獻

未史有傳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

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案孔叢子雜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

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云云

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

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原注經謂詩書

○元圻案原注四字卽楊倞注文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

虎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

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

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

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

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集證宋志吳筠心目論一卷
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

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者爲法塵合爲十二處也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
通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觸爲鼻識從嘗爲
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如實知
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元圻案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感而
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風俗通子之祖父彬爲汲令見主簿杜宣賜酒時
壁上有懸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胸腹痛切攻治不
愈後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宣遂解史記李
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獵視之石也因復更射
之終不能復入石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序閔宗周也小雅麥麥
者莪匪莪伊蒿小序孝子不得終養也吳筠心目論云動人者心亂心者
目失眞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遺滯清神而已陰符經一
卷傳爲黃帝所作唐李筌稱於嵩山石室得之見氏讀書志定爲筌所僞託
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有道者不能作嘗考定其文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

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

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

何云三代之士

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爲秀民而以言責自任是
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

夫子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原注乙酉二月夢前
辛輔以太學所上書

奉余跋語夢中作此濟而識之
闕按乙酉爲元世祖二十二年宋亡已九
載猶感夢如是與章孟夢爭王室何異
諫宜中有太學當上書攻史嵩之

何云前幸輔似謂陳宜中
全云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

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

何云集註用其餘
若三字尤該括

削其幅縫

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原注集解不取集註用鄭說
器裳削幅謂之緝註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又

集證爾雅釋

按鄭說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文意更
完備○元圻案集解引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與鄭義不肯故
皇侃卽引鄭注以釋之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
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 鄭註亦見左傳昭元年正義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

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 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

又云湖北
有澹臺

儒林

傳澹臺子羽居楚

元折案水經注二十二引土地名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

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澹

澹岡本作餐下同

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

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澹之言未卒而季

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

徒役而澹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此外錄說石上

篇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

也

原注攷左氏傳師叔孫之邑也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爲叔孫氏邑則季孫何預焉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澹水又東逕

蒲城北是衛之蒲邑孔子將至衛子路出於蒲者也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爲蒲宰非郈也然攷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爲郈令則訛蒲爲郈唐詩已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

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

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全云中屠嘉亦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元折案漢書申屠嘉傳嘉

梁人也為丞相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意慢之禮嘉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且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通至免冠徒跣頓

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又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宏邁

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又霍光傳光薨會

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時霍山自若頌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於是霍氏甚惡之嶺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恐山曰今

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後漢書袁安傳憲景等曰益橫樹共親黨賓客

於名都大郡皆賦欲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竇氏大恨然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漢書袁盎傳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

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謝山謂申

附嘉事見袁盎傳蓋指此也案傳又云盎說以文帝止聲受言嘉乃再拜引盎入坐爲上客盎未嘗爲嘉折也故注仍引嘉本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

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左傳朱博之黨丁傅福

可求乎買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黃因黨孔子道彌子瑕見董夫人因也淮南子秦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南西北七

十說而無所偶故固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戰國策士誣聖之言故孟子辯而削之漢書朱博傳贊曰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謂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川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頓孔卿事發見詰遂所誣陷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又賈捐之傳時石顯用其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典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典共爲薦顯又共爲薦典石顯聞之白之上乃下典捐之獄捐之竟坐棄市

朱子以無垢按無垢張九成號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

安貧賤之語元圻案朱子雜學辨無垢中庸解云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語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

正其名如此 語富與貴章集註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類云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書錄解題三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 月華全書載其孟子傳二十九卷論語解不著錄據朱子辨則尚有中庸解也提要曰九成共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會判監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許泰槍橋居南安軍槍死起知温州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

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

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全云仲猷仲圭八字

係小註宜雙行寫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

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闕本脫以風爲諷則與詠而

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集證論衡明雩爲浴乎沂涉沂也象龍之從水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歸詠歌體

也後漢仲長統傳謂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而漢川誤補遺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尙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經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元折案集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吳斗南因仲長統之語而證以論衡王氏此條蓋舉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

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秀安石之子

教之化民也深

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原注商君傳

全云王元澤論語注嘗以龔原之請頒學宮。元折案經義考二百十三王氏秀論語口義通考十卷佚陸游曰元澤之發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二百十四謝氏良佐論語解朱志十卷未見

集註蘧伯玉於孫林父宵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

左氏傳宵殖當爲宵喜

何云出獻公孫林父宵殖當爲之弑孫而獻公復入則宵喜一人之爲然亦殖

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闕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十六年癸亥後七

年莊王卽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去之事。元圻案淮南道應訓亦云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皆本於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

史而不足以爲師

集說朱子答范伯崇云此論甚佳全云亦說得粗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勉學篇曰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

集說劉勰論道彙不以昏行

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又按宋初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

家語

弟子解

曾參少

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元圻案劉子十卷注見卷三第

三十一頁劉畫字孔昭渤海阜

城人見北史儒林傳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
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
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
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竄字子象史記索隱以
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
其人與

其人與

聞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瑱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氏有縣賈父若仲尼弟子乃縣賈非縣氏也鄭即鄭字故一作鄭

竄蓋以地爲氏者繼序按史記有鄭賈而無縣賈集說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僚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中縣子譙周古史考云公伯僚是譙愨之人孔子不賈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弟子解有縣賈字子象索隱作縣賈廣韻註作縣賈父魯人史記無之或云仰史記之鄭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
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

何其雜也

原注非以狂狷爲譏

全云六字係正文

集證荀子而郭

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

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枯之側多枉木是以

雜也又按尙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說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

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

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閩按元顧亦稱杜子美詩爲無可無不可元圻案後漢

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隗囂問以京師得去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蓋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

心論政則曰正身

元圻案曾子易簞事見禮弓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

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徵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原注蓋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

首也 集註莊子盜跖篇尾生釋文云一本作徵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誘注以爲魯人又按尚書鳥獸序尾生史記五帝紀作字徵釋名云尾徵也承存之末稍徵殺也是徵尾二字古通。元圻案人表尾生高列中中歸古口卽徵生高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原注釋文 集證釋文 校魯讀云傳不習乎鄭

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崔子魯論讀崔爲高無誦魯讀爲梅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魯讀正爲誠善魯讀堪湯爲坦湯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統今從古鄉黨篇同下如投魯讀下爲選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饋魯讀爲獻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魯讀仍爲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折讀爲折爲制小慧魯讀慧爲惠謂之理魯讀誤爲傲歸孔子詠鄭本作饋魯讀爲歸於也於魯讀廉爲賤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而窶魯讀窶爲室始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讀無此篇今皆從古又按論衡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皆從魯讀也。元圻案何晏集解叙魯論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彞前將軍蕭望之丞相掾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瑯琊王卿及魯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安昌侯張高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說曰張侯論苞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

國學紀聞注卷七

就魯論篇章考之者古以爲之注

陳自明

集證名壽詔
熙元年辭科

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

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

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集證按晉書夏統傳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

恍惚又誤以前子爲夏南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

闕云五當作
七何本作七

記必爲之

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

必然之理也

全云不必如此牽合分析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

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
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子貨

子貢傳以論語一
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傳與曾子同貨殖

何足以疵之集證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

史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已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

子刪而不取恐誤

元圻案爾雅釋木唐棣棣郭註今白棣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棣常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

如櫻桃可食邵學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棣唐棣與常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棣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棣之華轟不焯焯誤以唐棣爲常棣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也 邢疏郭註無今白棣也四字邵氏據詩疏補之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

放何云心易放句尚非本病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

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元所案鄭明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榘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章全

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章昭 五家而無虞注 原注有虞繫佑東晉處士也

一卷元所案唐明皇御製孝經序曰章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繼劉都抑

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讓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特舉六

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經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修實正義曰 六家即章昭王肅虞讓劉都劉炫陸澄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

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 讀書志

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

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

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全云馮氏說混○元圻案錢氏大昕曰馮氏有古孝經

注一卷 孝經序正義曰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會參請義而對也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

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漢與

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雅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孔安國尚書序魯其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許沖上其父說文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

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

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

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荆公之

說

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孝經解一卷王安石甫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

可不諍於父而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傷聖人之言

君子疾夫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部齊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宋晁公武

撰公武字子止鉅野人冲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又儒家類

儒言一卷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因自號

仕

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勸令致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

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

所載刊誤亦無之

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元

原案

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古文孝經指解

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編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闕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闕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者錄解湖光書祖禹書各一卷胡燦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燦說信然又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

成有六天之說

見禮記郊特牲正義

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

名

見史記封禪書集解

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元圻案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

以爲鄭元按鄭志及中經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案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振孫曰世傳泰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曰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裔然所獻未詳孰是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時國學置鄭元孝經注與王俊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爲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孝經序正義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晃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永和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著請不載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蓋山王毅嗟曰孝經鄭注久佚武進臧輔堂輯錄爲一卷日本國岡田字挺之於其國所傳羣書治要中得不完本亦輯爲一卷臨海洪頤煊復採釋文邢疏爲補證一卷凡三本鮑氏廷博

並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又曰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天之別名也賦猶棠按正善曰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

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

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

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

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國作家不輟作不毀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

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

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

淵按忠肅名純年字子壽浙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

公以致敬致樂致憂

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

五致類事忠肅之言本於此

元圻案樓攻媿彭忠肅神道碑曰公丁內報執喪盡禮以致敬

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四庫全書總目儒書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前藏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

齊論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

以奪二家然尙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據玉海四十一此條乃全錄國史志之文

詞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元折案唐會要開元七年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劉知幾議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皆云卽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秘省而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然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二條云云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其疑焉惟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遺至魯代未之行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文僞作閨門一章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兒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既亡後人妄闕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
疑如注理實未可請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 唐志鄭氏孝經注一卷經義
考云未見又附載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氏遺黃
巾之難容於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允孫所為也 程
大昌演繁露十八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入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
樓覆之自注云秦再思洛中記異 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版子元
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

原注

慈湖何云佛前蒙齋何云袁甫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緝學字古老
子作孝郭昭昭字指作孝 余云袁正肅公甫字廣微羅蒙齋正獻之子
集證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元斯案說文孝教
也从子及聲郭思恕汗簡云出字指 嘉定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伯厚引
王去非云云又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季季从又季
从老然兩字不可傳會為一 王去非名遂一字穎叔金壇人嘉泰二年
進士理宗時樞工部尚書諡正肅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

勢

篇曰

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

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

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元圻案孝

經廣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鄭注欽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

用多誦而不行乎

案匡衡亦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蘇綽戒子威

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

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

也

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虧體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元圻案通鑑晉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

語云云胡氏讀史管見曰劉盛何奴耳所嗜好乃爾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遠哉隋書儒林傳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原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

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

全云范祖禹字淳甫諡正獻

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

忠公

守泉州

勸孝文曰侍郎王公

原注蓋梅溪也

見人禮塔呼而

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

是奉佛

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温州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諡忠文事迹具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

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

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饗之義○元圻案玉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慮編集神宗大猷至訓爲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圓丘方丘請以太祖配所釐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四十神宗熙寧五年十一月上問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王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女王爲周公之父司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人心各以職事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

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會子戰兢知免而易簣得正

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元斯案樓攻魏率古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事親終矣

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會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止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

男忠錫孫

孝澹

校字